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被拯救的舌头

[美] 伊利亚斯·爱伦·坡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上海

被拯救的舌头

[英]卡内蒂 著
郭晓丹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四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冯国超 主编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33 字数:35100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5312-1364-8/I·320

定价:9800元(全138卷)



前 言

《被拯救的舌头》为英国作家卡内蒂所作。

本书于1977年出版，是作者自传的上篇。书中记述了卡内蒂青少年时期曲折的人生经历，重点表现了自西班牙迁到中欧与英国居住的犹太人的生活遭遇，并生动地描述了犹太人的家庭生活与风俗习惯及中欧诸国的风土人情。文中语言生动形象，风格隽永，清新脱俗，极富特色，被瑞典文学院认为是其写作生涯中的巅峰之作。

卡内蒂（1905—）是一位使用德语写作的英籍犹太裔作家。他的作品取材广泛、体裁多样，散文、小说、剧本、游记、论著等皆有之。主要作品有：

《婚礼》，《迷惘》，《群众与权力》，《虚荣的喜剧》，《确定死期的人们》，《人的省份》，《被拯救的舌头》，《卡夫卡的另一次审判》等。

他于1905年7月25日出生在保加利亚的鲁斯丘克。父母都是犹太人。1929年从维也纳大学化学系毕业，被授予化学博士学位。1930年—1931年，曾于柏林从事翻译和创作工作。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占领后，举家迁居法国，后又迁至英国，并取得英国国籍，定居伦敦，从事写作至今。

1935年，他的小说代表作《迷惘》出版。这部长篇小说以二、三十年代的维也纳为背景，讲述了一位汉学教授的人生



被拯救的舌头

故事。一位潜心治学、不理世事的汉学教授娶了自己的女管家为妻，婚后教授被妻子百般虐待，最后还被扫地出门，后虽然在其弟的帮助下夺回原属自己的一切，驱逐了他的妻子与奸夫，但这件事却令教授的精神大受打击，最终他把自己与书斋一起焚毁。小说揭示了当时欧洲知识分子的生活境况，表现了人生之路的曲折坎坷，披露了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存在的邪恶现象。整部书极具幽默色彩，西方文学界都认为它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书。

1939年，长篇论著《群众与权力》发表，这是卡内蒂流亡英国二十年的呕心之作。在文中他深入地分析和研究宗教、权威、暴力、革命及社会本质等重大问题，想寻找出群众在纳粹统治下愚昧盲从的原因。这部作品后来被瑞典文学院称为“权威性的著作”，卡内蒂也因这部论著而倍受尊重。

1977年，他出版了自传的上篇《被拯救的舌头》，下篇《我耳朵中的火把》于1982年发表。

在戏剧方面，他也表现不俗。他所撰写的剧本《婚礼》（1932）和《虚荣的喜剧》（1950）都以漫画的夸张笔法勾勒了一群被贪婪和虚荣冲昏头脑的庸俗市民的丑态，极具讽刺意味。剧本没有主角，没有情节，只是展现出某种场面或状态，以荒诞的事件影射和讽刺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写于1956年的《确定死期的人们》一剧则描绘了经历世界大战的人们对死亡的抗拒，同时表现了当时社会中人们的贪婪、自私、放纵与不安全感。

1967年，他完成了描述北非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的游记《巴利卡斯之声》。1979年，他的论文《卡夫卡的另一次审判》被西方评论家认为是一部研究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权威性的论



著。此外，他还写有论文《分裂的未来》、杂文集《人的省份》、人物素描《旁证》等作品。

70年代以后，他的作品很受大众喜欢，荣获了一系列份量颇重的文学奖，在文坛的地位也越来越高。198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目 录

第一部 鲁斯丘克 (1905—1911)

我幼年时期的回忆	(1)
为家族而自豪	(2)
狼群与狼形人妖	(6)
亚美尼亚人的斧/吉卜赛人	(11)
弟弟的出世	(16)
土耳其人之家/爷爷与外公	(19)
普珥节/彗星	(23)
有魔力的语言/火灾	(26)
蝮蛇和字母	(31)
谋杀	(34)
诅咒旅行	(37)

第二部 曼彻斯特 (1911—1913)

糊墙纸和书籍/在默西河畔散步	(42)
小玛丽/泰坦号沉没/斯科特船长	(51)
拿破仑/吃人的客人/星期日的乐趣	(60)
父亲之死/最后的说法	(66)
天上的耶路撒冷	(74)



被拯救的舌头

日内瓦湖畔学德语	(80)
----------------	------

第三部 维也纳 (1913—1916)

墨西哥地震/家中的城堡剧院	(93)
不知疲倦的人	(99)
战争的爆发	(106)
美狄亚和奥德修斯	(111)
保加利亚之行	(115)
恶的发现/维也纳要塞	(125)
阿丽克·阿斯利尔	(133)
、诺伊瓦尔德格的草地	(140)
母亲的病/讲师先生	(143)
大胡子在博登湖中	(148)

第四部 苏黎世——绍伊希策大街 (1916—1919)

誓言	(157)
一间装满礼物的房间	(161)
间谍活动	(167)
希腊的诱惑/认识人类的学校	(170)
大脑壳/与一个军官辩论	(179)
日课与夜读/馈赠	(183)
催眠术和嫉妒心/重伤员	(191)
戈特弗里德·凯勒庆祝会	(198)
维也纳在危难中/来自米兰的奴隶	(202)



第五部 苏黎世——蒂芬布鲁伦 (1919—1921)

雅尔塔公寓心地善良的老处女/魏德金德博士	(212)
菠菜的种系/尤尼乌斯·布鲁图	(228)
在伟人们中间	(233)
食人怪物的迷惑	(236)
遭人憎恨	(243)
申请书	(248)
禁令	(257)
老鼠疗法	(262)
有标记的人	(267)
动物的出现	(269)
卡尼特弗斯坦/金丝雀	(277)
醉心者	(281)
历史和忧郁	(292)
募捐	(297)
巫师的登场	(301)
黑蜘蛛	(304)
米开朗琪罗	(310)
堕落的天堂	(315)



第一部 鲁斯丘克

(1905—1911)

我幼年时期的回忆

我童年的记忆常常浸没于一片红色之中，一个女孩抱着我走在红色的地板上，即而从左手边红色的楼梯下去，走出家门。在我们家对面，一扇门打开了，一个男人笑容可掬地走出来，他善意地向我走来。走到我的身旁，站立着对我说：“伸出舌头来！”我把舌头伸了出来，他从他的衣袋里，取出一把折刀，把它打开，把刀贴近我的舌头。他说道：“现在我把你的舌头割下来。”我不敢将舌头缩回去，他离我越来越近，他的刀口马上就要碰到我的舌头了，就在最后一瞬间，他将小刀收回去说：“今天先不割，明天再割。”他把小刀折好，装进他的衣袋里。

每天早上我们从家门走出来，到红色的走廊里，对过的那扇门又开了，那个笑容可掬的男人也出现了。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就等待着他发布伸舌头的命令。我知道他将会割掉我的舌头，而且随天数次数增加。一天就是这样开始，这样的事情遇到了太多次。



被拯救的舌头

此事我铭记在心里，好久以后我才向母亲问及此事。从楼梯和地板都是红色的这点看来，她断定是卡罗维发利城那所供食宿的公寓，在那里我与父亲和她曾一起度过了1907年的夏天。为了照管我这个两岁的小不点儿，父母从保加利亚带来了一个小保姆，她还不满15岁。她习惯于一清早就抱着孩子外出，她只说保加利亚语，却在热闹的卡罗维发利的各处都认识，并且总是准时带孩子回来。有一次，有人看见她跟一位不熟悉的年轻男子在街上走着，关于他的情况，她一无所知，可谓偶然邂逅。几个星期以后我终于弄清了，原来这个年轻男子住在我们正对面的房间，在走廊的另一边。有时候，姑娘夜晚迅速走到他那里去。父母亲觉得自己对她负有责任，便马上送她回保加利亚去了。

他们俩——姑娘和那年轻男子，老早就离开公寓外出，他们起初必定是这样约会的，他们相好也必定是这样开始的。小刀的恐吓产生了它的作用，小孩为此沉默了十年。

为家族而自豪

我出生在鲁斯丘克，那是孩子理想中极美的城市，它在多瑙河下游。如果我说它是在保加利亚，那么我对它所作的介绍是不充分的。因为那里生活着来自很多地方的人，一天就可以听到七八种语言。除了保加利亚人外——他们很多是来自农村，还有许多土耳其人，他们有自己的住宅区，与之相邻的是从西班牙被逐的犹太人后裔的住宅区，即我们的住宅区。还有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吉卜赛人，亚美尼亚人。从多瑙河对岸来的罗马尼亚人，我的乳母——但我想不起她来了——就是



一个罗马尼亚人。还有一少部分俄罗斯人。

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对民族的多样性还缺乏全面的了解，但我不断地感觉到其影响。某些人能留在我的记忆里，因为他们的服装与其他人不同，属于一个特别的种族。我们在鲁斯丘克家里度过的六年过程中，曾雇用了一些佣人，他们中有一个是亚美尼亚人，后来又有一个塞加西亚人。我母亲最好的女友是奥尔加，一位俄罗斯人。占卜赛人每周都来我们大院一次，我觉得他们仿佛是整个民族似的，来的人那么多。对于这些后面还要谈到，他们使我感到恐惧不安。

鲁斯丘克是一个古老的多瑙河港口，作为这样的港口曾有过其特殊意义。它曾吸引过五湖四海的来客，多瑙河成了经常谈论的话题：讲述乘坐雪橇越过冰层到罗马尼亚那边去，讲述饿狼跟在拉雪橇的马后，还有许多讲述多瑙河冰冻时的特殊岁月的故事。

狼是我最初听人讲述的野兽。在保加利亚，农村姑娘给我讲有狼形人妖出现的童话。一天夜晚，我的父亲戴着狼脸面具来吓我。

要我对早年鲁斯丘克的勃勃生机，对它的灾祸和苦难作个介绍，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我后来所经历的一切，都曾在鲁斯丘克发生过。在鲁斯丘克，其余的世界都被称作欧洲，要是谁乘船开往维也纳，在多瑙河上逆流而上，人家就说他搭船去欧洲，欧洲从那里也就是土耳其帝国终结的地方开始。在西班牙流放的犹太人后代中，大部分仍是土耳其公民，对他们来说，在土耳其人统治下生活总是好的，胜过基督教派的巴尔干斯拉夫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富有的商人，因此新的保加利亚政权同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长期执政的沙皇斐迪南，



被拯救的舌头

是犹太人的朋友。

那些犹太人后裔的忠诚就有几分水分了。他们都是虔诚的犹太人，教区里教徒的团体活动对他们来说有点重要。这成了——他们生活中并非狂热的中心内容。但他们认为自己是特种犹太人，这同他们的西班牙血统有关。自从被驱逐以来的几个世纪，他们彼此交谈的西班牙语很少有变化。一些土耳其语的词虽被吸收进他们的语言中来，但仍可以识得出它们是土耳其语，并且人们几乎总是以西班牙语的词来替换它们。我最先听到的儿童歌曲是西班牙语的，我听到过古老的西班牙叙事歌谣，而对一个孩子来说影响最强烈、较有魅力的是西班牙的信念思想。人们骄傲自大，头脑简单，看不起其他犹太人，一个总是带有蔑视意思的词叫做“Todeso”，这意味着一个阿什克纳或德国的犹太人。同一个“Todesca”结婚，那是不可思议的，在我熟悉的许多家庭中或者我作为孩子在鲁斯丘克听人谈论过的，~~我也不起~~有异族男女通婚及异教的情况。我还未满6岁的时候，我的祖父就已告诫我将来不要同社会地位不相匹配的女人结婚。~~但是~~人们并不以这种对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的一般性蔑视为满足。在被逐犹太人后代中间也有“上流家庭”，所指的是一些长期以来富有的人家。人们可以听到关于一个人的最自豪的话，就是“es de buena familia”——他出身于上流家庭。我常听母亲谈论家庭出身，都听烦了，当她充满热情地谈论城堡剧院，同我一起阅读《哈姆雷特》的时候，甚至后来，当她谈论斯特林堡——他成了她最喜爱的作家的時候，亏她还好意思表白自己，说她出身高贵的家庭，没有比她更高贵的了。她掌握了多种文明民族的语言，这些民族的文学成了她生活的本来内容。在这热情追求广博知识与她不断滋长的傲慢的



家庭自豪感之间，她并没有感到矛盾的存在。

还在完全沉醉于她的时候——她为我打开精神世界的全部门户，我热情地和盲目地听从她——我早已注意到这一矛盾，它使我心烦意乱，痛苦难受，因此在无数次谈话中，在我青年时代的每个时期里，我跟她都讲过此事，并且指责过她，但我的责怪对她毫无影响，她的高傲早就获得了表现的机会。她的这种狭隘性——这点我无法理解——使我很早就对任何由于出身而感到高傲的人怀有偏见、厌恶。我无法太认真地看待有狭隘自豪感的人们，我把他们看作好像是异国他乡的有点可笑的动物。我突然发觉自己对那些以自己的高贵出身而感到引以为豪的人反倒有了成见，少数几个跟我相好的贵族，我得首先原谅他们谈论自己的出身，要是他们预料到这要耗费我不知多少力气的话，那他们会主动不和我交往了。一切偏见都是由其他偏见决定的，而最常见的偏见都是来自他们的矛盾。

加之，我母亲所属的特权阶层，除了其祖籍是西班牙外，就是一个有钱的阶级。在我的家庭，特别是在她的家庭里，我看到人们为钱而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看得出来，纯粹地为金钱而卖命的人是最坏的。我熟悉人贪财到何种地步，我途径，我看到兄弟间由于贪钱而在长期的斗争中互相挤垮，并在没有钱时仍继续提起诉讼，他们都出身于同一“阶层的”家庭并且都以自己的母亲为自豪。母亲本人也看到了兄弟反目，我们常常议论此事。她的理解力是深刻、敏锐的，她对人的鉴别力是经过世界文学的伟大作品的教育升华的，但也是经过她本人的生活经验培养起来的。她清楚地看到人们荒唐地同室操戈的动机，她的家庭正处于这种状况之中。她可以毫不费力地就此写一部长篇小说，但她那为这个家庭而自豪的情感是不可动摇



被拯救的舌头

的。家族中的许多头面人物她原本就不喜欢，她对一些人非常鄙视，对另一些人感到气愤，但对于作为整体的家族却感到自豪。

后来我认识到，如果把家族情况套用到人类社会上，我完全像她一样。我把自己生命的黄金时代用于识破一个人的诡计，看他在历史文明中如何粉墨登场。我毫不留情地分析与探索了权势，就象我的母亲对待她家中的诉讼事件一样。

狼群与狼形人妖

我常听到一个温柔而热情的词，就是“la butica”。人们这样称呼我的爷爷和我的叔父们白天在那里度过的那家商店。因为我年纪太小，很少被带去。这片店铺坐落在一条从鲁斯丘克富人生活区的高处径直向下通到港口的陡峭街道上，较大的铺子都开在这条街道旁。我祖父的店铺在一幢有三层楼房子里，我觉得房子很高大，丘陵上面的住宅都是两层楼的房屋。店里整批出售殖民地生产的商品，那是一片非常豁亮的店铺，里边有极美的香味。地板上放着许多个敞着口、里边装有各种谷物的大口袋，有装着小米的口袋，有装着大麦的口袋，还有装着大米的口袋。如果我的双手干净的话，我甚至可以伸手进去摸摸谷粒。这有一种舒服的感觉，我用手抓起一把谷粒来闻一闻，再让谷粒慢慢地滑下去，虽然铺子里有许多其它稀奇的东西，我却常常最喜欢这样做，很难使我离开那些口袋。店里还有咖啡和茶，特别是有巧克力。一切东西都是一擦一擦地包装起来的，装潢很讲究，跟普通商店不一样，这儿货物不零售。我之所以格外喜欢那些摆放在地板上、开着袋口的口袋，



也是因为它们对我来说不太高，可以一伸就摸到许多我喜欢的谷粒。

店铺里的东西，大多是可食用的，但并非一切都可以食用。店里也有火柴、蜡烛和肥皂，还有剪刀、磨刀石、小刀，长柄镰刀和短柄镰刀。从农村前来购买东西的农夫们迟迟地留在商品跟前，用手指来检验刀刃的锋利程度。我不能去动小刀，只能兴致勃勃却又有些恐惧的望着它们。有一次，有位农夫——大概我的样子讨他喜欢——用手抓起我的大拇指，跟他的的大拇指并靠在一起，给我看看他的皮肤多么硬。从没有人赠送给我一块巧克力，爷爷坐在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里，他管理非常严格，所有商品都是批发的。在家里，因为我取了他的全名，所以他经常表示疼爱我。在铺子里，他不大高兴见到我，从来不允许我在那里久待。倘若他发出一个指示，接受指示的职员就火速去办，有时一个职员带着包裹离开铺子。我最喜欢一个年岁较大、衣衫褴褛的瘦削男人，他总是心不在焉地微笑。他动作不灵活，每当祖父要说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都吓一跳。他仿佛在做梦，跟我在店里看见的其他人迥然不同。他遇见我时总要说句善意的话，可他的话含糊不清，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但我觉察到，他对我怀有好意。他叫切勒邦，是个最没有能耐的穷亲戚，出于同情而雇佣了他。我老是听见人们呼叫切勒邦，仿佛他是个佣人，他就是这样留在我的记忆里。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我祖父的一个兄弟。

我们院子大门前的街道，非常荒凉，遍地尘土，令人讨厌。下大雨的时候，它会满目泥泞，出租马车在路上留下深深的辙印。我不会在街上玩耍，因为我们的院子里有的是玩儿的地方，而且安全。有时我听见外边一阵咯咯的狂叫声，不久叫



被拯救的舌头

声变得更加激动和响亮，随后一个身穿黑色褴褛衣服的男子，咯咯地叫着，害怕得颤抖地冲进大门来，他是在逃避街上那些流浪的少年。他们尾随着他，高喊“卡科！卡科！”并象母鸡那样咯咯地叫个不休。他害怕母鸡，因此他们追逐他。他比他们领先几步，在我看来，他把自己变成一只母鸡，他使劲地叫着，怀着绝望的恐惧，并用双臂做扑扑振翅的动作。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冲上楼向祖父的房子跑去，却从不敢进去，然后从另一边楼梯跑下来，动也不动地躺着。孩子们站在院子大门口咯咯地叫着，他们不能进入院内，见他像死了一样躺着。他们有点害怕，于是就跑开了。但不久他们便在外边唱起了他们的凯旋曲：“kako la gallinica! kako la gallinica!”——“卡科小母鸡！卡科小母鸡！”——只要能听见他们叫嚷，卡科就一动不动地躺着，刚刚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便站立起来，小心翼翼地环视四周，用手摸摸自己的身体，仍惶恐不安地倾听一会儿，随后便弯着背悄悄地溜出院子。现在他已不再是母鸡，不再咯咯地叫和扑扑振翅了，他也是住宅区里四肢无力、精疲力竭的白痴了。

有时候，当孩子们在街上不远的地方伏伺着他的时候，可怕的恶作剧又重新开始了。这种恶作剧多半转至另一条街上，我无法再见到。也许我同情他，我总是担惊受怕，当他跳跃的时候，但是没出什么大事。我每次以同样激动心情见到的，都是他把自己变为一只庞大的母鸡。我不明白，孩子们为什么要追击他，每当他跳跃后一声不响地躺在地上的时候，我都耽心他起不来，再也变不成母鸡了。

多瑙河在保加利亚境内一段的下游，非常辽阔。河对面的城市朱尔朱属于罗马尼亚，据说，我的奶妈是从那里来的。她